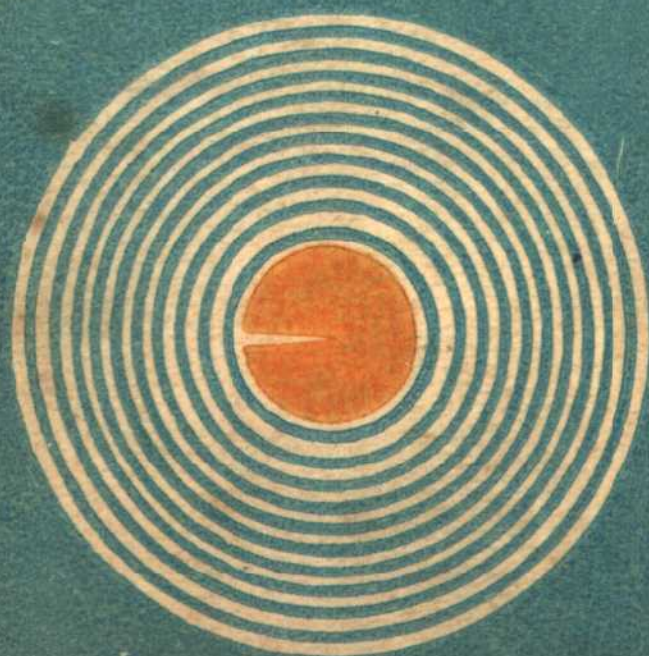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夫凡
主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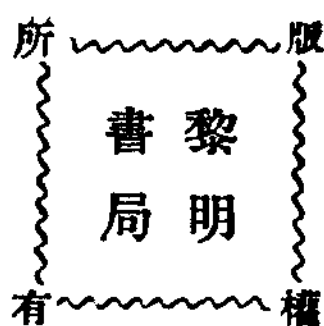
竹
布
衫

何家槐 著



黎明小叢書

●●●●●黎明書局出版●



1933,4,初版

1——2000本

實價三角

黎明小叢書：

竹布衫

著者 何家槐

出版者 黎明書局

發行者 徐毓源

發行所 黎明書局

上海四馬路
河南路口

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

黎六八號(曹)

目錄

白舅舅	一
竹布衫	二九
風波	四一
一個兵士的妻子	五九
冬宵	九五
後記	一〇七

白舅舅

近年來最引我思念的，在親朋中，還是白舅舅。因我自離了家鄉以後，過的盡是寄人籬下的生活。我現在這種受人白眼，受人冷視，處處都得仰人鼻息的境遇，彷彿八年前白舅舅的命運。雖則我曾念過書，是斯文慣了的人，在外表上人家待我還不致怎樣酷刻，怎樣淡漠，但實際上還是一樣。這真是一種又拘束，又難堪的生活，什麼事全不能有自己的主張。吃飯不自由，行動不自由，講話也得規規矩矩的，不能有一點差池，如果隨便了一點，那你就可看到某一種臉色，那似笑非笑的諷刺。在背後，他們還會批評你這樣那樣，笑你迂闊，不識趣，專門在人家屋裏白住

白吃白用。你得留心無論什麼人，祇要他們家裏的一分子，你就得盡力敷衍，甚至奉承，否則閒話就來了。你曾經聽過那種氣人的閒話嗎？那簡直是侮辱。你如果性情躁烈一點，真會立刻鑽進地洞去，不再見人。所以在這種環境中過活，你非得有處世的大經驗，因為缺乏那種隨機應變的本領，你就得不到主人的歡心。我心直口快，性情孤介，不能轉灣，不能做假，這種生活真非我所宜。我厭倦，但又不能馬上擺脫，這更增加了我的痛苦。每當痛恨自己生活的時候，我就不期然的想起白舅，他以前在我家裏寄居時候的情形。

那時舅父已是很老了，但究竟幾歲我不知道。我祇記得他眼睛很壞，成天不斷的淌著淚水。所以他雖沒有別的財產，却有一條又髒又小，專門揩眼淚的毛巾。

他眼白全灰，眸子不能自由轉動，那死板板的注視叫人難受。他頭髮在年青時就白，眉毛也白，臉上的皮膚更白，那大約是我叫他白舅舅的原因。他有一嘴從不修剪的鬚髭，跟許多落拓的老人一樣，那上面竟不時掛著鼻涕。他自己往往用手去撫摸，撚弄，彷彿很得意的樣子。他穿的極壞。一套不知從那兒來的舊軍服，肩上破了一塊，胸部穿了一洞，鈕釦全落掉了，口袋簡直沒有一個整齊的，那千瘡百孔的褲子也縫補得不成樣子。冬天老是拖著一雙大棉鞋，成年不穿襪，夏天往往爛腳爛成血淋淋的。他很少洗澡，就是極難得在夏天的晚上，到城外小河裏，花了幾分鐘泡一個浴，也是騙鬼，那不但不能去垢，反而沾上了一身爛泥。何況他又沒有衣服換，洗了澡仍然穿上那一身，有什麼好處。所以在夏天，你簡直不能接近他，因為

遠遠你就可以聞到一股臭氣。我不知道他從什麼時候起住進我的家裏，他爲什麼要過這種豬狗不如，無人照顧無人理睬的生活，年輕時我也不大明白。我不可憐他，有時我簡直待他很壞，我時常加以侮辱，加以虐待，祇要我自己開心，什麼刑罰都會加上他的身，毫無憐憫。

我這位可憐的舅父雖無別長，却能拉一手很好的胡琴。他年輕時曾經學過鑼鼓，什麼樂器全會動手，不過最精的却是胡琴。他不但能唱，還能做；聽說他鄉裏有次開光，戲班裏少一個武生，因爲老的剛辭退，新的還不會請到，臨時拉人實在難，但不用又不可能，不得已祇得找尋替工。我舅父馬上自薦，那時人家全笑他，一個學鑼鼓，單會唱的人怎麼又能上台？他們以爲他一定要出醜的，那料事實竟相

反，他竟得到意外的成功。雖則他有些地方不免生疏，但大體還算不錯，這引起很大的驚奇。他現在偶然談起，也隱隱的以那件意外自傲。至於他究竟怎麼能夠那樣，却至今無人知道。雖則許多人說他吹牛，以爲他並無此事，如果真有這事，那他簡直是個天才。但他並不愚蠢，却是真實的。他會唱的戲真多，有時他一個人睡在牀上，一面唱，一面將胡琴放在肚頂，用那一雙枯手顫巍巍的拉。他年老，噪子當然不行，但那胡琴聲的婉轉，可說已達到極巔。有時迂緩，有時悠長，多輕靈溫柔。不論聲音提高或降低，清脆或模糊，多少都帶點憂鬱。那聲音在一間黝黑，湫隘，又髒又濕的小屋裏，全糊著舊報的格子窗內，在破牀，破櫃，碎磚爛泥的中間，不絕地，陰慘地迴蕩，像冤魂的呻吟。舅父住的那間房，真是不見天光的地窖，我永遠忘不了那

黯淡的光線，那股窒人的霉氣，以及那些凌亂的農具。但在這種地方，祇要一聽到胡琴，又愛清潔又怕黑黯的我，竟會一連站著幾個鐘頭不動。我覺得聽到過的胡琴聲，雖也有好的，但總不及舅父拉的來得婉轉，曲折，和諧。我愛聽得幾乎發瘋，一天不聽到，我就感得異常寂寞。我原是不大願意理舅父的，因為我那時還是個少爺，很驕傲，很殘暴，簡直不把他放在眼裏，他是多少的齷齪狼狽！我很少叫他舅父，如果有人說他是我應得尊敬的長輩，我就會跟那個人拚命。但給他的胡琴聲迷住了以後，我就漸漸到他屋裏去，要他多拉點時間，多拉幾個調子。我要求他的語氣，當然還是強硬的，粗魯的，好像下什麼命令。這可是苦住他了，因為他很怕我父親，生怕他的胡琴遲誤了我念書的時間，被說閒話。他們雖則是平輩，是至親，但我

從不曾看到他們在一起吃飯，在一起談天，父親對任何人都很嚴厲，舅父一見他就不敢動彈了。我那時的念書時間，是被規定的。每過一點鐘，就得念五遍古文，念完了纔准休息。書桌就設在父親房裏，老頭子成天坐在那兒，很留心的看著掛鐘。如果不按時到，就得受刑罰；有次我竟爲了遲去幾分鐘，給我父親打出了鼻血。舅父自己很怕我父親，又得担心我被打，所以他雖則愛拉，也喜歡我聽，但老是拉到半途，三番兩次的跑到客廳裏看鐘；如果我念書的時間快到了，他就把琴聲戛然停止。他那樣斷斷續續，已使我難過，更加他不肯再拉，我的憤怒真如火苗一樣的，在心底延燒上來。開始我還比較客氣的向他要求，見他固執著不允，我就不再管舅父不舅父的，跳上去搗他，打他，吐痰在他的身上，甚至撕碎他那本已霉爛了的軍

褲。他一點不抵抗，雖然他的力氣還是比我大，要回手並非難事。他祇是笑，勸我不要儘管孩子氣，給打出鼻血不是好玩的。可是我始終不肯饒他，要纏他一個糊塗。他也祇好聽憑我撒野，像他那樣的舅父，除了忍耐還有什麼話說？我那時性情實在太壞，太頑皮，全家我就祇怕父親一人。看見舅父那樣可憐，我就大逞威風，無論如何要他再拉，否則我就滾地板，怪叫，弄得他不知應得如何對付。有幾次搗他不住，打他不到，我就什麼話都搬出來罵他。那些話真是刻毒，無理，自己現在想起也覺得後悔。有些人甯願挨打，不願受罵，因為打祇是一種譴責，而惡罵却於譴責外，還含有侮辱和輕蔑。誰有一個那樣輕賤的靈魂，甘心忍受無理侮辱的重擊？舅父當然也不能忍受，但他寄食在我的家裏，處處都得仰賴我家的供給，實在擺不出

舅父的權威。聽到我破口亂罵，他還祇一味的苦笑。有時也比較嚴厲的阻止我幾次，但他愈阻止，我就來得愈蠻橫，愈強暴。記得我每次罵他，開口總是這樣一句：

『你爲什麼不再給我拉胡琴？』

『因爲你的念書時間快到了。』

『這不要你管，打也打到我自己身上，你放心再拉就是。』

『我不能。』

『真的不能？』

『……』他很可憐的點一點頭。

『但你不是住在我的家裏嗎？』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你就得拉胡琴。」

「喔——」他臉色蒼白的問：「難道我住在這兒，就得替你拉胡琴不是？我倒要問問妹夫。」

於是他就向外走，裝出要去問我父親的樣子。我不著急，也不去阻止，因為我摸到他的膽量，料他不敢去問的。如果他真的敢去，那除非他發瘋了，一個連看到我父親的影子就要逃避的人，還那裏敢面對面的談話？所以我儘管隨他去，看他怎麼樣。果然這可憐的人，走到客廳就向後轉了。

「你實在不該講那種話，孩子——」他說，「我究竟是你的舅父。」

「誰要你這種舅父」我咬緊牙回答

「難道我窮苦一點，連做舅父都不配了？」

「當然，說要你……」

這一來，他再不則聲了，聽了這種話，他還能說些什麼呢？他靈魂的深處，已被羞愧的感覺擦傷，他的自尊心已經破碎無餘。他不能辯別，祇能讓這切膚的侮辱，在無聲的忍耐中過去。他面色一陣紅，一陣白，兩手支著頤，陷入痛苦的，深長的沉思。有時他却睡進被窩，蒙住頭，過了大半天纔敢探出身來看我是否還在……

舅父的嗜好，最不容易戒的是酒，那是他的生命。他年輕時聽說老是喝酒，成天坐在鄉村的酒店裏，除了那兒他就彷彿沒有可去的地方。他家境原很清苦，外

祖父辛辛苦動的勞作一生，也積不到多少家財。這點僅有的遺產，如何夠舅父喝酒。他到處欠著酒債，每年借錢還，如今也不會還清。舅母是一本正經，最厭惡烟酒的人。看到他不務正業，天天喝得爛醉，當然是非常痛心。她早有肺病，又得過度的操勞，煩心，以致結婚不到三年就死了。舅父很愛她，她的死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打擊。他傷心的孤獨過活，沒有再娶的念頭，不願第二個女子再來分受他的苦厄。但他還是喝酒喝得一塌糊塗，到後來終於變賣田地，變賣房產，弄得不能不寄食在我的家裏，過著最難堪，最羞辱的依賴生活。一到我家裏，他就下決心戒酒。其實他不願戒也要戒，因為我家裏的酒，全由我父親經營，儲酒房的鑰匙是他帶在身邊的，除了客來，就沒有開門的希望。我家裏人很多，上自父母下至僕役，全與酒無緣。

雇用人的時候，我父親第一要問的，就是他是否喝酒。如果會喝，就不要。因此在我家裏做活的，全是毫無嗜好的壯年。舅父自己沒有錢買，又不能向我父親要，酒的來處是被完全斷絕了的。要馬上戒絕，這在他當然是樁難事，但不勉強又有什麼辦法。寄住在人家屋裏，什麼事全不能由己，你要滿足慾望直是夢想，何況又是像他那樣可憐，人家從不放在眼裏的窮鬼？他不是在自己家裏，可以有什麼吃什麼，毫不用顧忌，又不是什麼貴客，可以受到特別的厚遇。所以舅父起先最苦的就是沒有酒喝。後來雖慢慢的習慣了，但他還是時刻想念，尤其是在有客來的時候。那時候有酒，眼見那一盅盅黃澄澄的甘液，那撲騰騰芬芳極了的熱氣，他真饞嘴得要命。他說喉頭簡直會發痒，毛管簡直會倒豎。他並不說謊，我就親眼見過他躲在

客廳外，眼巴巴的瞧著一壺熱酒發抖。我父親從沒有請他作過陪客，因為他的穿著太破爛，上不得台盤。記得有一次，幾位與我父親闊別已久的朋友，到我家小住。那時剛好逼近中秋了，每夜月色全很好，大家的興趣又高，所以設在院子中的一張石桌上，每夜都有鮮魚，陳酒。我父親原不愛飲，但爲了助老友之興，也一連醉了好幾次。他們一邊高談闊論，一邊互相勸酒，情意非常的殷殷。他們真樂，但舅父可苦死了。他非常可憐的一時走到他自己房裏，一時又偷偷的溜到靠院子的一道土牆後，從裂縫中痴望著石桌。他們喝一口，他咽一口痰；他們飲一杯，他打一個噎；他的鼻尖靠在牆上，緊緊的，拚命的聞那香氣。他暈嘴，搔頭，恨不得穿過罅隙，把那壺陳甘一口咽下。看他那種餓鬼似的樣子，連我也覺動心了。在那時，我纔第一次覺